

孟子注疏

冊三

卷之四

四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下

離婁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

武王之師是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

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鸛也

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

王不可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鸛也鸛土鸛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

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

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至三年

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

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

疏孟子

紂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毆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至有也者孟子言桀紂失天下所以失其民者以其失其道也乃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
所以得其民有道者勿施於民則近得其民矣所以得其民有道在民所欲而
與之言民之歸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矣故為淵而
者言其魚而歸於淵者是為之君而聚其民與紂也夫天下
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民皆歸之矣武王不可得而為耳今之欲
淵者猶七年之病至死而歸之矣今雖欲不為王者不可得而為耳今之欲
王者猶七年之病至死而歸之矣今雖欲不為王者不可得而為耳今之欲
討仁於艾草也苟為已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苟不
志難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與及其沉溺於
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久行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
耳○注鵠鵠之屬也○正義曰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芮伯刺
厲王之詩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
詩也

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何人尚自暴自棄仁人之安宅也義

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疏孟子

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

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與有
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謂之

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爲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
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不言於
也當世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

而易者也孟子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遠事在易而人乃求
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仁也

長也即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
義也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

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疏孟子曰至未有

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疏孟子曰至未有

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

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爲君上之臣者而不見獲於上則

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之所以得民者乃治也獲於上有道至不誠其

身者言獲於上者有其道如其上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之所以願乎臣
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稱矣此所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
如事其親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己者仁也如事
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己者仁也如事
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己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不足稱矣此所

以不悅於親誠身有其道如不能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我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知所謂誠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信於友是又誠身之道也是故誠者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誠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不誠身之道也思誠者人誠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者是天授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為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為人之道也誠者而誠而有不能動者也注會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注會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然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

王起興王道盡歸乎來歸周也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

矣子將安如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

言皆歸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

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疏孟子曰至必為政於天下矣○正義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與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之亂而

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
老者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下之大
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也○注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曰
焉往是必皆歸之也○注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
焉老盡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王平殷亂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
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注云
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星辰曆數今云七紀者案
魯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
注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

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由此觀之君不

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

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

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

者次之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

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

連橫之

孟子曰求也至次之○正義曰此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

人。也。

疏之至也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爲季氏

人。也。

孟子注疏卷七下

二一中華書局聚

之求家臣不能徒弟也乃令其德以爲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此他日孔子責行之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此冉求賦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仁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者也又況爲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以死以其罪大雖刑不足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也合縱橫之地諸侯次之孟子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不縱橫○正義曰案史記其又連橫合縱之字有鄭氏刑也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富安國云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鄭注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諱曰康諱法曰安樂撫民曰康

其惡存乎人之心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

度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

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

安得為恭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疏**曰孟子

者至為哉○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

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

不能僭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奢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

民不順己之所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恭儉

哉言人為恭儉在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恭儉

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為之矣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問禮男女不相

授孟子曰禮也禮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髡曰見嫂溺水則當曰嫂溺不援

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曰天下之道溺矣

權者反經而善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

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

援乎**疏**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問孟子曰男女授受

下乎疏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問孟子曰男女授受

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也孟子曰沈溺於水當以牽援以手乎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牽援以手乎曰嫂溺則

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沈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

以其豺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

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又告淳于髡以道所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有時乎不

沈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又告淳于髡以道所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有時乎不

孟子注疏卷七下

四中華書局聚

[illegible]

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己之子與他人教他人之子與己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注夷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

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

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疏孟子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

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孝疏義孟子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

孟子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事親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守

為大以其守己之身為大也不失其身而為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嘗聞之矣

如失其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己身尚不能守之況能事其

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

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為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己人誰

不為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為所守也然而守身是所守之本也所謂身

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親守身為事為守之

本者歟曾子養曾皙至事親若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

孟

子

注

疏

卷

下

五

中

華

書

局

聚

有餘剩曾哲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曾元曾子之子也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剩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也如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故養志也請其所與問有餘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為養口體者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以為孝子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閑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欲使大人正之疏孟子曰至一正君而國定矣○正義曰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格正君心之適責之也○注詩云室人交徧適我○惟大人之為臣而事其君故不能格正君心之適責之也○注詩云室人交徧適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孟子曰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我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尾生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疏正義曰此章言不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不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其心於其間但務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行義以俟命而已矣○注尾生孟與陳不瞻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行義以俟命而已矣○注尾生孟

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其言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正義曰此章言君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孟子言人之有患非他特在其好為樂正

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耳如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

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

子在齊樂正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曰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曰昔

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曰

舍館未定克曰所止舍館未定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

長者之禮當須舍曰克有罪過樂正子謝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

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過樂正子謝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

孟子曰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曰

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何為於我而此言也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孟子

問樂正子從子敖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也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孟子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故不能即來也

此言是其宜也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故不能即來也

子聞之也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故不能即來也

定然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孟子曰是克有罪也

孟子注疏卷七下

六中華書局聚

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
重道者也宜孟子以此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學而不行其

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
孟子謂樂正子曰至而行道否則隱逸鋪啜沉

匡正故言不意子孟子咨嗟樂
正子者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齊是徒以其飲食而已孟子不
意有如此蓋謂子學古聖人之道而與之學

以徒為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
此蓋謂子學古聖人之道而與之學

蓋以遊是誦道以為從人之
謂也○注云云孟子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

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
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行有子之

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
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

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
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

聞之曰禮也子敖以為我為
簡不亦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
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從陷親不義一不孝

祀三不孝也三者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而娶懼無後故不告

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
舜孟子曰至君子以為為猶告也○正義曰此

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疏章言量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大者也孟子

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者言
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世無以繼為

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
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

舜所以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
子以為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二

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為其
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謂於舜受堯之二

娶是亦言舜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猶告也○孟
注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娥皇二曰女英並堯之女○孟

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實事親

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之實

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

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

蹈之手之舞之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疏孟子曰至足

舞之也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在事親是也義之

知事親之孝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

斯二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實則知事親之孝從兄之

義之華也知義為智之實則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凡此是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

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知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矣樂則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樂則生之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充之

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不知足是樂則生之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充之

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疏孟子曰至此之謂大孝為非人子底致

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樂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者

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若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順乎親若得事親之道

此之謂大孝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順乎親若得事親之道

而亦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為人順乎親若得事親之道

父且亦致樂瞽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有目不能分別好惡

也○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故曰瞽舜父謂大孝○注瞽瞍頑

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下

孟子注疏卷七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水樂卑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卑作埤音義出埤字

獸樂廣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廣作曠

欲卒求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欲上有而字

艾可以爲灸人病

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爲音俗譌作炙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毆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

欲仁猶將沉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沈按依說文當作湛沈假借字沉俗字

溺所以明鑒戒也是可哀傷

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哉

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道在邇

考文古本邇作爾注同

以事其長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不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

考文古本作爾

而易也

而人乃求遠

閩本同監毛本作而人乃求之於遠當是據下文例增